

小说：
问题与方法

李德南 著

小说：问题与方法

李德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：问题与方法 / 李德南著. 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7.11

ISBN 978-7-5360-8363-9

I. ①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小说创作—文学创作研究 IV. ①I0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7432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王 凯
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李玉玺

书 名	小说：问题与方法 XIAOSHUO: WENTI YU FANGF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5.375 1插页
字 数	80,000字
版 次	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李德南

2015年的时候，我与弋舟相约，就他的小说创作做一次对谈。这一对话完成后，张菁女士读了电子版并表示很希望能由她执行主编的《青年文学》杂志发表。对话刊出后，她又提议我干脆照此形式在《青年文学》开一个专栏，一年六期，逢双月刊出。那时候，我还接到了另一份杂志的写电影随笔专栏的邀约。电影专栏我知道肯定是无法如期完成的，对话专栏我也有同样的疑虑，但疑虑的程度要轻一些。我不太记得张菁当时跟我说了什么，反正是她让我下了决心，于是就有了“小说：问题与方法”这个栏目。

与原来的设想稍有不同的是，我并没有以作家访谈的形式来做这个栏目。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。一是类似的访谈栏目国内已有不少，再多一个只是量的增长，意义不大。更重要的原因，则与我对小说创作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判断有关系。当下的小说创作，可以说是生机与危机共在。遇到

好作品时，我会格外高兴；与不那么理想的作品照面的次数多了，又会觉得特别倦怠。克服倦怠的有效办法，我想既不是不读或少读当下的小说，只读经过时间淬炼的经典作品，也不是带着怒气去批评，一味地指责同代人写得不够好。诸如此类的回避或指责，意义当然也有，却终究是有限的。更好的方式应是尝试与作家一起共同面对种种问题，尽可能针对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考。毕竟，要发现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，真正有难度的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建构。当时做“小说：问题与方法”这个栏目，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意愿的。

在形式方面，这个栏目有别于一般的作家访谈的地方，首先在于是以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为中心的。六个议题，大多是由我来拟定，然后约作家朋友一起讨论，也有的是和作家一起商定的。我希望所谈的问题既是读者普遍关心的，也是参与对谈的作家感兴趣的，最好是与他们的写作和阅读有直接或相对直接的关联。在议题的设计和对谈作家的邀约方面，并非任意而为。比方说在定下“谈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中的‘恶’”这个题目时，我很自然就想到了蔡东。她的作品很多时候都在直面这个

问题，并且她的处理方式有可资借鉴的地方。谿晗很早就开始小说创作，题材和风格都非常多样，被称为“写作的游牧者”，因此这次和她谈论的话题也较为广泛，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，先锋文学，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，等等，都有所涉及。我和王威廉之前已就他的小说创作做过对话，这次则主要是谈视听文明时代的小说和电影，其实也是尝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来思考小说家和小说的使命。李宏伟的小说一贯重视思想探索和形式探索，因而这次和他的对谈主要集中于小说的故事与思想等问题。双雪涛的写作总有其独特的腔调，辨识度也高，约他一起谈小说的调性这一问题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文珍的小说，一贯有着很高的完成度，因此特别想和她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。有趣的是，我们的看法有较大的分歧，由此对话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张力。

这几次对谈，虽然涉及的话题相对分散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它们还是有内在的关联，或者说，有共同的目标。一是尝试结合小说的历史和当下，来思考当前时代小说中存在的问题，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。再有就是如何让小说的阅读与写作，可以对人生有所助益。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互不相干的。如

果说前一个问题是从知识学的层面来思考小说之为小说，后一个问题则是从存在学的角度来思考小说之于人生的意义，如何实现小说在知识学和存在学层面的统一，如何实现“为文学”和“为人生”的融贯，则是对谈中隐含的主线。

我们正是尝试以这些问题作为切入点，在多重视野中重新打开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。这种重新打开，重新思考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以往的叙事遗产，进而更有效地进行创造。对谈中还涉及一些习焉不察的小说观念。很多时候，小说家和批评家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它们，而没有意识到这些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。它们构成了写作和批评的认识装置，而这样的认识装置是需要打破的。比如现代主义的叙事立场和价值立场。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时常讲求以暴制暴，重视策略，其运思方式是片面而激进的，重视“破”而不重视“立”。他们的作品往往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，所挺立起的精神，也更多是“疑”而不是“信”。在一个写作观念固化的时代，采用这种方式是有效的。在写作语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后，如果一成不变地继承现代主义的叙事遗产，那么创作和批评是很难往前推进的，眼前的路只会越走越窄，直至无路可走。

总之，之所以以《小说：问题与方法》来命名，目的是希望从小说的基本问题入手来反思并重构小说的诸种观念。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，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探寻式的，不可脱离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而成为教条。小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自由王国，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包打天下。强调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寻路，而不是为了制造教条。

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先后参与这个栏目的朋友，还有作为“缘起”的弋舟。和他们的交流是难忘的，正如阅读他们的作品是难忘的一样。他们针对这些议题，结合自身的写作实践和阅读经验提出很多富有洞见的看法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，这本书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，甚至压根就不会存在。

感谢张菁和这个系列对谈在《青年文学》发表时的责任编辑陈集益先生，我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这一计划，离不开他们的肯定和敦促。感谢花城出版社的王凯先生，这个系列对谈2016年底刚完成时，他就与我联系并表达了出单行本的意愿，感谢他为此书所做的专业、细致、富有远见的工作。

2017年6月6日

目 录

- 001/ “凝视深渊”，以及“与恶龙缠斗”
——谈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中的“恶”
- 029/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探寻
——谈小说创作中“新”与“旧”的问题
- 050/ 关于一场“完美的罪行”
——谈视听文明时代的小说和电影
- 071/ “创造新的赋形手段，以让世界在小说中显形”
——谈小说中的故事、思想及其他
- 092/ 玩具，匠人，以及通往内宇宙的小径
——谈小说的调性与时代性
- 114/ 小说的开端与结束
——谈小说的完成度及其他
- 关联 ·
- 137/ 我只承认文学的一个底色，那就是它的庄严与矜重
——弋舟访谈录

“凝视深渊”，以及“与恶龙缠斗”

——谈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中的“恶”



蔡东，文学硕士，生于山东，现居深圳，执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，写小说，写艺术随笔，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最具

潜力新人奖”、《十月》短篇小说奖、深圳市青年文学奖等鼓励，出版小说集《我想要的一天》《木兰辞》《月圆之夜》等。



李德南：蔡东好，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一起聊聊。这一次的主题是谈现实生活和文学写作中的“恶”，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觉得它重要，并且这也是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所关心的。前段时间，我看了陈希我的一篇文章，他在里

面谈到，他不会建议他的学生写作，视写作为痛苦之事。选择写作，就好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，必将与痛苦相随。这种痛苦，我想至少会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物质上的，在今天选择成为一个严肃的、纯粹的写作者，可能无法获得太多物质上的回报；二是精神上的，即写作中始终伴随着或隐或显的精神煎熬。这在写作中已成常态，当然我也知道还有另外的路存在。我们既可以结合自身的写作实践来谈所遇到的具体问题，又可以放宽视野，以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例去探寻、辨析。

蔡东：谢谢德南。说到写作，的确如此，一篇小说从影影绰绰到最终完稿，对我来说绝非易事，会失眠，会说着说着话忽然走了神发起呆来，也会短暂厌世，不想出门，不愿见人。那是一种全面的占据，哪怕表面上我看电视、做饭、聊天，那篇正在写的小说也如影随形。我相信，一个成熟聪慧的作家，能在不牺牲作品质量的前提下，找到某种套路，较为轻松、快速地完成创作，这也是他们多年习练应得的奖赏，但我还不属于此列。其实我的家人内心也未必真正认同我的文字生活，目睹了写作的不易，创造的隐秘快乐于他们却始终隔膜，那是无法分享的部分；他们是素材供给者，也是第一阅

读者，他们埋怨写作耗费了我太多心神，但会毫无原则地喜欢上我的每一部作品。写每一篇小说，就像你说的，“始终伴随着或隐或显的精神煎熬”，当然写出来的那一刻又会觉得，一切都值得。写小说的痛苦和欢愉是同时体验的，美妙的误入歧途且很难迷途知返，磨人也迷人，认了吧。

李德南：你在写作时遇到的状况倒是让我觉得有些意外。从卡夫卡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波德莱尔以降，现代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，重视写个人所遭遇的种种恶。现代作家又特别讲究策略，态度激进，不惜以暴制暴，过多地在这种幽暗情绪中逗留，对生命是有损伤的。因此，现代作家的面容也多半显得沉重而忧郁，以至于写作于他们而言成为一种痛苦的选择，仿佛是一种宿命。不写则更为痛苦——就好像是连摆脱痛苦的精神出路都没有了。对于这种写作方式，我个人是有所警惕的，或者说我一直不愿意走这样的道路。我有一段时间也写小说，记得在写作一部长篇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感觉都不好，就像你所说的，会失眠，反应迟钝，短暂地厌世，等等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在修改长篇的那段时间，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怎么跟我妻子说话，她甚至以

为我们感情出了问题，或者我遇到了什么不愿言明的问题。

在写现实的恶和不愉快方面，我觉得从现代以来，作家们已积累了非常多的甚至是过多的经验，以致一下笔就可能会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走。记得圣诞节那天，我随手写下了一首题为《2015年12月25日》的截句，很短，就这么几句：“圣诞节到了/他无事可做/决定独自清理落在《圣经》上的灰尘”。我其实是在想象一个孤独的人，在圣诞节这么热闹的时刻却无事可做，只好郑重其事地清洁落在《圣经》上的灰尘。这不是我的个人经历。事实上，现实生活中那天天清气朗，我过得愉快而充实。之所以这么写，只能说是惯性使然。我更习惯于在写作中表述我的“疑”，同时以文学批评的形式表述我的“信”。你呢，我本以为你在写作中比我更好地协调了两者的关系，在生活中也同样如此。现在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大多作家所遇到的问题，其实你也在面对着，也许你只是平时没有表露出来而已。

蔡东：也是必经之路吧。与文字十年磨合，总会有一些疼痛的记忆。现在，我更懂得享受它了。有时等待一篇小说，一等就是半年，无须着急上

火，看看书，把零碎的想法记在笔记本上，一天天地养，等它的轮廓一点点变得清晰。我试着将写作日常化，或许也只有这样，才能长长远远地写下去吧。我在创作谈里也表述过一个观点：写作和生活最好是彼此浸润的。我理想的写作生活，是写作来到生活中时，宛若液体渗入液体，宛如浓墨徐徐滴入水中，它们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，缓慢地洇开来，试探着容纳了对方，终至浑然一色，不分彼此。我对这种状态心向往之，浸润，不要割裂，不要只强调冲突。

你说到“现代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对微妙和幽深的勘探、一股钻牛角尖往背光处写的韧劲儿确实是现代文学一方面的特征，只要不是冷漠而低级地“审恶”，也不失为现代文学的长处。文学的脸孔过于堂皇正大，是对丰饶人性的技术性简化，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、苏轼的《赤壁赋》，向明月清风寻求超脱之道，就想象力、美学价值、哲学内蕴和艺术表现力而言皆是上乘之作，惜之对人生微观的困境仍是蜻蜓点水，难解高言大论的士大夫情结，旷达潇洒之外少了些贴肉的沉痛——总而言之，东西写得太体面了。再比

如《三言二拍》，就文学性来说实属一流，可惜秉承伦理观念，追求教化之功，忠孝节义，因果报应，境界上难免浑浊逼仄，旨意也过于实用直露。回溯古典文学的脉络，《红楼梦》《世说新语》这类不道貌岸然的文字，还是少了点。

事实上，那些绝望和恐惧的瞬间，那些危险大胆的念头，那些一闪即逝的冲动，那些摇摆和踌躇，人心深处，何曾缺少过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？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卡恩医生说，“熟悉人类是份脏活”，写作亦是如此吧。真正善良的文学，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凌乱无序的世界，那世界并不顺畅，涩涩地令人不舒服令人刺痛，也因而自然、完整。

李德南：当你这么表述的时候，我倒觉得你是一位非常典型的现代意义的作家了。不过读你的作品感觉却并非如此。读你的《无岸》和《往生》《净尘山》等，我觉得你入世深，所得也厚，不管是看问题的深度，还是精神的高度，都不太像是青年作家所能达到的。它们也写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形式的“恶”，写到了生活中阴冷、阴暗的一面，然而身为读者，我在阅读它们的时候，也觉得

希望与绝望是同在的，凌厉伴随着暖意。这种希望和暖意从何而来？我觉得有很多方面，其一正是因为你的小说在现代的外表下有古典的底子，不只是语言有古典的底子，而是你的精神质地里也有古典的底子。这在小说写作中也有自然流露。在当下全盘张扬儒家的思想观念当然是一种很傻的做法，不过将之进行现代转化，在生命哲学的层面有所借鉴，我觉得未必是坏事。现在并不是“堂皇正大”的所在太多，以至于对人性构成了压抑和损害，而是这样的所在太少。具体到写作方面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，并不是揭示人生种种宏观或微观困境的能力，而恰恰是一种有所肯定的能力。虽然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将个体及其自我视为社会建构的基石，而是强调国家、社群、集体、家庭的利益优先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今日中国形成严重的唯我式的个人主义。一个“我执”特别重的人，其实对于宏观或微观的困境都会特别敏感。因此，我们不会欠缺这种能力。在现时代，我们“疑”的能力特别强，“信”的力量却特别弱。

蔡东：“在生命哲学的层面有所借鉴”，德南说得太好了，这真是一条去路！不避幽暗，而终能蝉蜕而出。聊到这里，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

事情。写《往生》这篇小说时，跟家有高寿老人的几位女性分别聊过天，每次聊天的过程并不顺畅，我要细节，我要个体化的经验，她们描述的大都没用，都是老生常谈，没什么价值，我努力让她们明白我需要什么，并且耐心倾听，在大量废话中辨查有用的只言片语，以及她们并不自知却足以让我狂喜的绝佳细节。小说完成第一稿，看来看去，总觉得不对劲儿，我模糊地意识到，这篇小说少了点儿什么。忘了哪一天哪一刻，我又读了一遍小说，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原型人物痛陈苦难时，自我笼罩着受难者的神性光环，已不自觉地修饰和掩盖了某些东西，我在写作时，亦不自觉地遮蔽了某些东西。我，她们，康莲（小说女主人公），三方形成了奇怪的利益共同体。想到这里，我在小说中增添了一个细节，康莲推倒老人的细节：

了断他？解放他？她忽然走上前去，推了他一下。老头惊叫着，五官因疼痛虬曲在一起。她心底升腾起一股快感，冷冷看着老头，老头扶墙而立，卑下而不知所措地笑。

半天，她把他扶到沙发上，说，别怕，别怕。老头缩着脖子，奋力敛起自己的身体，似要变小